

让蒙面人说话

RANG MENGMIANREN SHUOHUA



西川著

东方出版中心

SHIREN SUIXIANG WENCONG

诗·人·随·想·文·丛

让蒙面人说话

西 川 著

东方出版中心

西川 1963 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发表过《雨季》、《七个夜晚》、《远游》等多部诗作。还翻译过庞德、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因在诗歌、文学方面的成就被收入英国剑桥大学的《杰出成就名人录》。

RANG MENGMIANREN SHUOHUA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让蒙面人说话

西 川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10千字 插页2

版次:199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80627-180-5/I·70

定价:17.00元

命中注定的迟到者(自白)

对我来说,写一篇关于我自己的散文还为时过早。我不是那种喜欢自我戏剧化的人。我在诗中有时写到“我”,但那个“我”或多或少与他人有关,其中包含着虚构、想象和借用。像叶芝一样,大多数时候我宁肯戴着面具写作。这可能触犯了文学教科书上有关“真诚”的原则,但关于“真诚”我有我自己的看法:真诚是一个作家所必需的东西,但真诚的人不必谈论真诚,它应该见之于作家在写作中对于语言、结构、风格的把握。道德意义上的真诚最好含而不露,它在作品中无限制的繁殖是对想象力的破坏。此外,我不愿意写有关自己的散文还在于,我觉得有众多的灵魂生活在我身上,我该说哪一个呢?我的这种犹豫不决常常使我产生一种从自我撤退的念头。的确,没有人能够代替我生活,但很多人的生活比我的生活更清晰,更丰富多彩。我喜欢读那些传记作品,当我读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忧伤难遣的时候,我便浑然

忘我,从内心深处感叹世界之大。

过于私人化的东西难免令我怀疑。它们虽然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们毕竟缺少文明所需求的普遍性,它们存在的意义绝超不出社交生活的小圈子。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茨威格和爱伦堡分别在他们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和《人·岁月·生活》中描述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作家在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中认识自己。但这样的工作我目前尚无力去完成。

像所有的作家一样,我并非不存自恋之心。但我必须保持一份对读者的礼貌,所以我所要谈的,仅仅是我猜想读者会感兴趣的问题。

我本不是北京人。我最初的岁月是在江苏省徐州市度过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很快随母亲学会了背诵毛主席诗词。当时徐州的武斗很厉害,满街贴的都是大字报、标语和漫画。漫画中刘少奇的大红鼻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人们告诉我那是个坏蛋。但数年之后还是这些人又硬要我相信他是好人。

对于好人和坏人的区分,或是对于善与恶的区分,是我最初接受的教育。如果这种教育是正常的,那么后来我也便不会渐渐怀疑到人们通常所说的善恶是否合理。为了恢复我们身上的人性,我们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多年来我感受着,思考着,尽管我的写作以诗歌为主,但我所关注的问题远不止诗歌。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大革命给我造成的影响。

我还记得我是怎样同母亲、弟弟、串联的红卫兵一起乘火车来到北京的。一路上我们受到了一位穿黄绿色军装的红卫兵小将的照顾。他听说我们是到北京找我的父亲,便对我们很友好,因为我父亲当时正在北京当兵,而全国人民当时正在学习解

放军。

1971年2月我在北京上了小学。1974年2月我通过一系列考试和检查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现已并入北京外语大学)。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本没有资格进入这所寄宿制“贵族”学校。先后在这所学校学习过的学生中有毛泽东的外孙、陈毅的女儿、乔冠华的女儿、浩亮的女儿等。在我的同班同学中有“湖南十老”之一熊瑾丁的外孙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袖松布隆·爱迪特(Sobron Aidit)的侄女。我是作为工农兵子弟中兵的子弟进入这所学校的。这所学校受文化大革命波及比一般学校小些,因为它并不隶属于教育部,而是隶属于外交部。尽管学校也得开门办学,学生也得去工厂,下农村,但它还是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外交官。

我没能成为一个外交官,恐怕是由于我接触到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施耐庵的《水浒传》。我被书中的人物迷住了。有一段时间我竟可以将它倒背如流,而且竟学着书中的“有诗为证”作起古体诗来。做侠客走马天下,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成了我的人生理想。就在那时我加入了红卫兵组织。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的追悼大会。我有幸站在天安门广场那黑压压的悲哀的人民中间,给毛主席鞠了6个躬(比别人多3个)。不久,新的领导人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一个特殊的时代就这样成为了历史。

国家渐渐发生了变化。可由于我对任何新生事物接受起来都很慢,而且由于那时我年龄尚小,所以波及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与我那些骚动的同学们相反,我一头扎进了对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学习之中。由于没有老师,

我便在每个星期六从学校返家之前先去琉璃厂的荣宝斋观赏字画,回家以后再临摹《芥子园画传》。为了提高自己的古典文学修养,我通读了《李太白全集》、《唐宋诗举要》、《古文字源流通考》和《徐霞客游记》等书籍。这些书使我与时代格格不入。我曾给《诗刊》投寄过一首我作的绝句,并且在致编辑的信中对当时流行的诗风痛加斥责。《诗刊》既未给我退稿也未将我的大作刊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从《中国现代作家辞典》上发现了古典文学研究家陈友琴先生的名字,便给他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他竟回信邀我去他家谈谈。陈先生是诗人何其芳旧友。我们在一起所谈的主要是何其芳、李白和白居易。

使我的思想发生转变并且逐渐跟上时代步伐的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葬礼。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位同学带着我混入外语学院的图书馆。我从《外国文学》杂志上看到了好几幅萨特葬礼的照片:街上、树上、房顶上,到处是人,他们在为一位哲学家送葬,那么这位哲学家究竟是谁呢?这件事吸引我去关心西方世界。我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趣一直持续到我在大学里开始接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学说。我对于纯哲学的尊敬始于我同一位研究哲学的朋友的彻夜长谈。他说:“精神不在这张桌子之外。”这位朋友名叫张松。他与当今那些满口时髦名词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哲学介绍者不同。他从黑格尔哲学入手,不断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尽管现在他尚不为人知,但终有一天中国哲学将受益于他。

大学生活开始了。1981年秋天我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而英文系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政府于1862年设立的同文馆。我入学的时候,像冯友兰、朱光潜、王力、宗白华、杨周翰这样一些代表了中国新文化精神的

教授以及闻一多故友、美国教授温德等,已不大上课,但他们的存在对于年轻学生们无异于一种精神的照耀。我目睹了他们中间的几位蹒跚走向生命的终点。他们的去世,标志着一个远远大于政治时代的文化时代的结束。

在大学里,我读的第一本外国书是《圣经》,我认识的第一位诗人是骆一禾。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师是美国教授赫伯特·斯特恩(Herbert Stern)。这位60年代的嬉皮士、犹太人,成了我精神上的引路人。我从他学习了威廉·布莱克、威廉·华兹华斯、萨缪尔·柯勒律治和约翰·济慈的诗歌。斯特恩教授的妻子坦姆·奈维尔是一位诗人。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了他们的朋友、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我对埃兹拉·庞德的兴趣也从那时开始建立。

大概我命中注定是一个迟到者:当我“发现”白话文时,朦胧诗已在全国轰轰烈烈了。我不再画画,不再写古体诗。我写的几首新诗被中文系的同学看到,竟说它们与朦胧诗相近。于是我便给北岛写了一封信,可他并没有给我回信。我又给巴金写了封20页的长信,可还是石沉大海。大概那时候我太幼稚了,他们怎么可能注意到我这个犯着青春期偏头疼的文学青年呢?他们没有回信,可这并不妨碍我对诗歌的热爱。我结识了校内不少诗人、画家,海子便是其中的一位。现在他已经大名鼎鼎,不过大多数人如今已经湮没无闻了。

我没能像我在少年时代所梦想的那样成为一名游侠骑士,但我依然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1985年夏天我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了为期半年的旅行。穿沙漠,过草原,夜宿乡村,我先后旅及甘肃、青海、山西、陕西、河南、内蒙、四川等省和自治区。我深深体会到了自然万物的生长、更替,以及人的寂寞与贫穷。世界上只有民歌没有歌手,因为大地上的歌唱者是树木和

石头。那些在我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地名与一个个不可磨灭的先行者的姓名叠合在一起:李白的写作属于长江水系,而杜甫的写作属于黄河水系;那落日中的敦煌就是但丁,而那布列井然的长安就是歌德……在这由阳光和阴影构成的世界上,诗人们回忆着,梦想着;在他们头上是一片灿烂星空。

1986年冬末我漫游世界归来,在新华社正式参加工作。起初我在国际部负责编辑有关美国轰炸利比亚及中东战争的英文通讯稿。后来在诗人杜运燮先生的帮助下我调入《环球》杂志社。直到这时,我的诗歌创作似乎才真正开始。诗歌使我获得了解放。要不是1989年我在精神上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我的生活可能就会顺顺当当地继续下去:写诗,评职称,生儿育女。

1989年我的写作完全停顿下来。在这一年的秋天和冬天里我读了约400万字的书。我反复比较了神与虚无。我认识到了恶的价值。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人性以及时间的形态,而最大的发现是我对什么都一知半解,我其实什么也不明白,我是个傻瓜!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逝了。生命中充满了相识、告别与重逢。经验的积累有时使我不能忍受雨声淅沥的夜晚:一张张面孔浮现在我的眼前,每一个人都是那样行色匆匆地走着他自己的道路;难于拒绝的事物如此之多,难于抵抗的命运如此强大。生活的变化使我目瞪口呆,广识多见平添了我的伤感。置身于人流之中,置身于有关金钱、权力、性、先锋、流行、后知识分子等等问题的交谈之中,我需要一份清静就像花木需要春天。当我观注我自己,当我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我不由地感到:有多少往事,多少恐惧,多少沉思,需要回避!

1995年3月22日

总

序

谢
冕

一个夏天的夜晚,宗仁发和曲有源“翻越”畅春园的院墙赶来找我(因为我第二天凌晨将有一个远行),送来了这一套“诗人随想”文丛的文稿。大概是出于我和诗缘分吧,他们希望我为之说点什么。

这套“诗人随想”的作者,大多是我熟悉的年轻朋友,他们都是相当优秀的诗人,为中国诗的发展做出过很多贡献。过去我只读他们的诗,现在又读他们的随想文字,诗和文的互相映衬,给我很大的喜悦。

诗是文学的王冠,诗的文字应当非常考究。可是,近来的人们似乎越写越粗糙了。诗人不注意文字的表达是不可原谅的。现在读这套“诗人随想”,读着他们睿智、机敏,特别是精致的文字,给人以非常好的感觉。

人们常说诗是跳舞,散文是走路,这话不关褒贬,人们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走路,有时则跳舞。倒是这种跳舞和

走路的比喻很传神,给人以明确的文体特征的启发:诗是跳动的、断续的;散文则是叙说的、连贯的。散文是一种清楚的表达,忌含混,它是明摆着的,辞不达意就不行,故不易藏拙。诗就不同了,一些人常借“含蓄”、“象征”什么的来掩饰自己的文理不通。现在有些“诗人”,甚至连通顺的句子都不会写,更别说一篇完整的文章了。“诗”是容易伪装的。

要是都像这套“诗人随想”文丛的作者这样,都来“练练”散文、随笔这玩意儿,那么,那些实际的语文表达的水平就突现出来了。我是说,这套文丛的作者们,除了会写漂亮的诗,大体又都是些文章的好手。由此可以反证:他们在诗中表现的“跳舞”是货真价实的精彩。

人必须先学会走路,而后才谈得上跳舞,不论是迪斯科,是狐步舞,还是拉丁舞。现在有些情形却是反常的,即有些人甚至连路都走不好,却想成为舞蹈大师,要是我早年没练习写过诗(很惭愧,终究不能成为诗人),我不敢说这样的话。我是个过来人,深知文章写不好便写诗是贻害无穷的。诗这个文体让人“莫测高深”,诗的“深奥”甚至让语文专家在批评时顾虑重重。

优秀的诗人都应是文章的好手。从道理上讲,唯有文通字顺了,而后才能“含蓄”,才能“精练”,才能“想象”。如今有些“诗人”却反过来做,这就做出毛病来了。这套文丛的作者们不如此,他们的文章都写得好(据我粗读,有的文章也并非不存在文理上的问题),从他们的文中读出了诗意,读出了坦诚,读出了智慧。读他们的文章不由得让人感慨,诗人之文与“职业”的散文家之文毕竟不同:前者自由率真,而后者则常给人以“做”文章的感觉。

为此,我希望诗人不妨都像这些文丛的作者们那样,试着走出诗歌城堡到散文园地里散散步。一则显示一下自己的真本

事；二则也给那些成了固定范式的散文带去一些灵动和生气。从这意义看，由宗仁发、岑杰主持的这套“诗人随想”文丛可算是开了风气之先了。

为了感谢宗、曲二位深夜翻墙的美意，我就发了如上那些议论。至于本文丛诸位诗人的文章得失，只好留待知心者的品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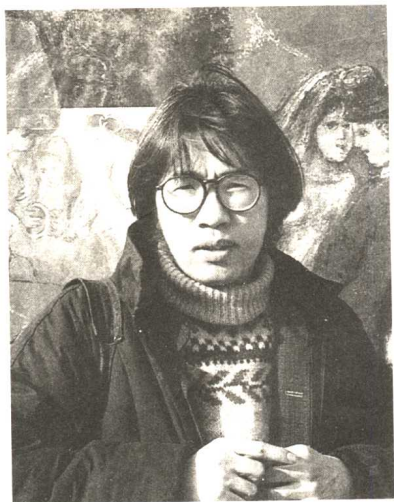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著名诗人、诗论家西川的随感文录,也是“诗人随想”文丛之一种。

作者以诗人的眼光,试图从艺术和文学的角度切入人类“命运”的核心,阐释它的某种必然律。如《两个重叠的女人》歌颂了那些在艺术上追求真实生命的自我表达的人们;《保罗·克利寻找知音》刻画了一个希望“作品蕴含深刻的生命力”的艺术家形象;《蒙娜·丽莎的劫难》则客观评述了20世纪文化的混乱境地及传统艺术所遭受的冲击。作者用感性而平和的语言,道出了全书的主题——将视点放在命运上,希望通过对生命认识的不断加深,达到进化人类心智的目的。

诗/人/随/想/文/丛

SHIREN SUIXIANG WENCONG



目 录

总 序	谢 冕
-----------	-----

命中注定的迟到者(自白)	1
--------------------	---

1	悲剧臆说
8	乌托邦札记
16	在路上
22	两个重叠的女人
28	乔托的黎明人身份
34	《神曲》续篇:归来
40	色情的莎士比亚
47	巴尔扎克的肚子

52	在抄袭之间
66	庞德点滴
71	保罗·克利寻找知音
76	我为什么喜欢玛丽莲·梦露
82	听金斯伯格朗诵
88	与伽利略并驾齐驱
93	《蒙娜·丽莎》的劫难
100	在荒谬中旅行
109	没有终点的旅行
120	从马可·波罗未尝旅及中国说起
134	禁书过眼录
142	我读屈原《山鬼》
147	我读贾谊《鵬鸟赋》
152	我读曹植《洛神赋》
157	我读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162	我读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168	走下坡路的中国作家
177	我们时代的神话：海子
184	深渊里的翱翔者：骆一禾
191	认识欧阳江河
198	我们的处境
205	文学的变量与不变量

211	死亡后记
224	关于《母亲时代的洪水》
232	关于《汇合》写作的说明
238	哈德门笔记
251	宣武门笔记
258	王府井笔记
264	答鲍夏兰、鲁索四问
275	与弗莱德·华交谈一下午

后记	287
----------	-----